



副刊专栏“灵岩心语”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、散文家的写景、记人、忆事、抒怀文章，推出一些名家专栏，尤其欢迎那些关乎长清美丽山水、人文情怀、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，歌咏长清山水之美，走笔长清街头坊间。同时，为了鼓励新人，副刊还将择优刊登长清本地高中初中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，欢迎投稿。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，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。投稿邮箱：qwbircq@163.com。

# 一湾清水鹰嘴子 湖光山色崮头村

打开屋门就能听到涛声，站在路旁就能看见青山，这样的地方你不说它美就难。还别说，在济南市长清区马山镇还真有这么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，这个村庄叫崮头村，位于马山镇西北部，而且还是马山镇最大的一个村子，户数有五百多家，人口有两千多人。



美如画图的崮头水库。

文/片 赵福平

## 泰西地区第一个 县级抗日民主政府 就成立于此

据史料记载，明洪武年间(1368~1398)赵氏、高氏相继迁来此地的南北两地居住，名赵家行、高家行，后来合成一个村，因处有岱崮地貌特征的鹰嘴子山北而命名崮头街。

1939年6月12日，崮头村迎来了一个大书特书的日子，让日寇意想不到的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，泰西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(长清县人民政府前身)，在崮头镇县立高级小学成立，中共党员、长清张夏人张耀南被选为县长。至此，泰西地区及鲁西大平原的第一个人民政府宣告诞生。

由于有了自己的政权，长清县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，在打击日伪，支援前线，征兵筹粮等方面，都走到了泰西广大地区前列。是年十一月，在泰西地区专员公署成立大会上，张耀南先生又被八县人民选为泰西专署首任专员。从此“张专员”这一称呼在泰西地区家喻户晓。

## 村庄东北出土 三尊无首雕像

2018年夏，在崮头村东北角不远处的田地里，出土了三尊精美无首石雕像，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高度关注。

三尊石像一尊系站姿，双手合十；一尊单腿坐在莲花石座上，一手扶直立的腿；还有一尊双腿盘坐在一条螭龙底座上，双手平触。这三尊石像雕刻细腻，比例匀称，造型生动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遗憾的是，这三尊石像均没有了头部。

据长清区文物保护专家韩特先生介绍，这些石像雕刻的年代不一样，初步判断其中一座雕刻于唐代，一座雕刻于元明时期，另一座的制作年代还有待于考证。过去这个地方是一座规模较大的庙宇，应当还有不少文物埋藏于地下。石像的头部在抗战期间被毁。

韩特先生说：“从石像出土的年代分析，崮头村的建村历史应当在唐代甚至更早。”

## 开门就能看到鹰嘴子山

站在崮头村的任何一个地方向南望，只要没有遮拦，都会看到村南一座独特的山峰，这座山就是鹰嘴子山，位

于崮头村正南一里多地，海拔高度372米。

鹰嘴子山下部比较平缓，而山顶则是由多块一二十米高的巨石堆积而成。岩石巨大陡峭，雄伟磅礴，中间还略微凹陷，远远看去此山山顶犹如一弯状的苍鹰嘴喙，山的名字就由此而来。

直刺苍穹的马山，蜿蜒起伏的齐长城，碧波荡漾的马山湖，星罗棋布的村舍民居环绕在鹰嘴子山的南西北东四个方向，让此山独秀众岭，气象万千。

## 清泉汇聚的马山湖

在崮头村南不光有座鹰嘴子山，而且还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，这条河就是古称宾谷水的南大沙河西支流。

为兴利除弊，人民政府于1958年在村西河道内修建起了拦河坝。经过数次扩建，续建的崮头水库，已达国家中型水库标准。由于水库大坝位于马山镇境内，因此有人将崮头水库叫成了马山湖。有意思的是马山湖将近99.9%的湖水，却是来自上游万泉之乡的双泉镇。

湖水丰盈时，马湖水水面平阔，波光潋滟，衔山接岭。蓝天白云的日子里，更是将整个湖区及村庄妆扮成一个湖光山色的美丽世界。

# 我们儿时没“儿歌”

陈莹

“透风教室土坯墙，课桌板凳自己扛。”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许多农村小学的真实写照。农村小学低年级的学生，基本上只有两门功课——语文和算术，“音体美”几乎全被勤工俭学的劳动课所代替。课间，老师领着学生爬爬山，到水湾里洗个澡(那时候村村有湾坑，湾水可真清澈)，就算上了体育课。音乐课几乎没有，美术课从来没有。农村娃娃会唱几首歌儿，应该归功于挂在半山腰上的广播喇叭。《东方红》，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，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《歌唱祖国》，喇叭里天天播放，雄浑高亢。耳濡目染，无师自通，孩子们在学龄前就学会了儿歌。

我们上学时，鲜有儿歌可唱，只有慷慨激昂的“革命歌曲”。每个班级的学生，几乎全是本村孩子，彼此之间祖孙三代都熟识。班里除了班长、学习委员、卫生委员之外，还有个必不可少的班干部——文艺委员。文艺委员的工作职责单一，就是每天在预备铃响过之后，打着拍子指挥同学们唱歌。因此，文艺委员有个更直白的称谓，叫做“打拍子的”。其实，几乎所有“打拍子的”，都打不准节奏，姿势更是五花八门，不规范，不标准，不过是喝凉水拿筷子——有个“招呼”而已。“打拍子”的低眉顺眼，心不在焉，自顾自打拍子，一屋子同学摇头晃脑，左顾右盼，高低不齐唱着歌儿。

上三年级的时候，曹德菊老师教过我们一首歌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。她

捧着一个小小的笔记本，先读了一遍歌词，说是雷锋叔叔写的。当然长大后知道了，这是雷锋叔叔从别处抄的。再后来又陆续学会了《我为伟大祖国站岗》，《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》，《七律长征》等，但忘记是谁教的了。

我们儿时，没有“儿歌”。若说有，那就是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，那时候大人孩子都会唱，至今依然在传唱。我们儿时学会的那些成人歌曲，让今天的“成人”们难以忘怀。“成人同学”聚会，能够引发共鸣的，正是这些“儿歌”——儿时学会的歌。一群两鬓斑白，满脸沧桑的人们，失去了童真的声音，但抹不去童真的记忆。就像一首歌里唱的：“从来不需要想起，永远也不会忘记。”大家一起吼唱，唱着唱着，眼里就泛起了泪花。

曲径通幽

## 远去的游戏 “打行头”

曲征

晚饭后与妻外出散步，看见辅导班里的孩子们刚刚放学，纷纷挤上各种车辆，向家的方向奔去。“现在的孩子真不容易，没有游戏，没有空闲，只有作业和上不完的辅导班。”妻说。于是，我忆起童年时代与小伙伴们所做的各种游戏来。“打行头”便是童年的游戏之一。

小时候，冬天一来，尤其是放了寒假之后，伙伴们就一起找个宽阔的场地打“行头”。“行头”这种游戏物件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其大小与拳头相差无几，制作方法很简单：找点破布揉成结实的一小团，然后在其外部用韧性好的细绳一圈圈绕起来，绕得要均匀、结实，最后绕成一个圆圆的拳头大小的实心球，就可以玩耍了。

“行头”的叫法，我想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。在古代，行头是鞠的别称。古代蹴鞠之戏所踢的球就叫做“行头”。《金瓶梅》第十五回：“桂姐的行头，比旧时越发踢熟了。”第六十八回：“比及进院门，架儿、行头都躲过一边，只该日排长两边站立，不敢跪接。”第六十九回：“至晚，打听王三官众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，踢行头……”《隋史遗文》第二十一回：“那该伏侍的两个圆情的，捧行头上来：‘那位相公请行头?’”《说唐》第十二回：“那些圆情的把持，两个一伙，吊挂着一副行头，雁翅排于左右，不下二百多人。”圆情，古代指踢球，也指踢球的人。我小时候与伙伴们玩耍的实心球，尽管不用脚踢，而用手掌击打，但因为其外形与古代的“行头”相差无几，所以也就名之曰“行头”。

打“行头”的游戏规则是：伙伴们先分成两队人马，可采取捉对“剪子包袱锤”的方式，赢者集成一队，输者集成一队，然后，两队各选出一位首领，两位首领再通过“剪子包袱锤”决出胜者(甲队)、输者(乙队)。双方协商画条界线，甲队的第一位选手走到界线之内，其他成员给他加油助威，而乙队人员则全部跑到较远的地方，准备接住甲队选手打来的“行头”。甲队的第一位选手站在界线之内，左手抛起“行头”，右手猛地向外一击，“行头”飞驰而去，乙队的人员就要力争接住这个“行头”，若接住了，就胜利了，乙队就要到界线之内去击打“行头”，而甲队就要去远处接“行头”。若乙队接不住这个“行头”，就要将“行头”掷回去，掷回去的“行头”如果被甲队刚刚击出“行头”的第一位选手接住，这位选手就继续击打“行头”，若接不住，就换上甲队的第二位选手击打“行头”……

小时候的冬天是一定会下雪的，而雪地上，也一定会有伙伴们击打“行头”的快活的身影。因为人多，场面热烈，呼出的热气把寒冷赶得无影无踪，让我们常常忘记了回家吃饭。

有时候游戏结束之后，输掉的一方不服气，就顺便从地上抓把雪，攥成一团，向对方人员掷去，对方也不含糊，抓把雪报复一下“肇事者”，于是，很快两队人员就打起了雪仗!雪仗打完之后，兴致未消，便集体跑到河边的冰面上溜冰玩，那时的冰冻得很厚，不用担心掉进冰窟窿。

通常的情况，大家正玩得高兴，忽然传来各自母亲“某某某(乳名)，回家吃饭”的呼喊声，看看太阳，已经堕入西山，大家才想起了吃晚饭的时候，此时又听见肚子咕咕作响，不得不匆匆往家里赶。

尽管那时的生活条件不好，衣食住行不上档次，但是，那时没有做不完的作业，更没有什么补习班、辅导班、衔接班，大家可以疯玩一通。而打“行头”的快乐，让人将缺少少穿的忧愁、寒风刺骨的淫威统统抛到脑后，将懵懵懂懂的少儿时代浇灌得无忧无虑，终生难忘!

(作者为济南市长清第五初级中学教师)